

过年出个豆腐

◎田邦利

出豆腐,就是做豆腐。过年出个豆腐,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我的家乡,可说家家户户。“豆腐”“都福”! 12斤豆子,大约出30斤豆腐,人口少的户家,就三两家合伙出一个。

过年出个豆腐,太早了不行,太早了豆腐留不到年。腊月二十三,小年之后出豆腐。

出豆腐,先挑豆子簸豆子,将挑簸干净的豆子上早磨吐噜一遍,豆子就破了,豆子就成了豆瓣和豆皮。用簸箕簸去豆皮,将豆瓣清水里泡上。用水磨将泡好的豆瓣(豆瓣吃足了水,掐掐还有点硬性儿就好。泡得水里冒小泡泡就过了)磨成豆糊。用食用油渣(俗称浑油)熬去豆糊中的沫。将熬好沫的豆糊舀进纱布包里,往做饭的大铁锅里滤豆汁。点火烧锅,煮豆汁。锅烧开后,点浆。将前面出豆腐产生的浆水慢慢地,一瓢一瓢均匀地撒进锅里,叫点浆。点点,伸伸,看看。一般点三遍。随着老浆水的撒入,锅里纷纷扬扬悬浮起脑状物——豆腐脑子。豆腐脑子由小变大,先是米粒般大,继而雪花般大,继而核桃般大。当豆腐脑子核桃般大时,锅里就清浆了,就出锅,就包豆腐。

出豆腐,其中有些活儿挺简单,像吐噜豆子,像磨豆糊,娘们儿孩子就能干得了。其中有些活儿看似简单,其实不然,里边很是有些技术,不是人人都能干得了的,更不是人人都能干得好的。那些村邻高手,这阵儿成了大忙人,一会儿这家子叫去熬浆,一会儿那家子拽去点浆包豆腐。过年出个豆腐,忙忙碌碌,添了不少年味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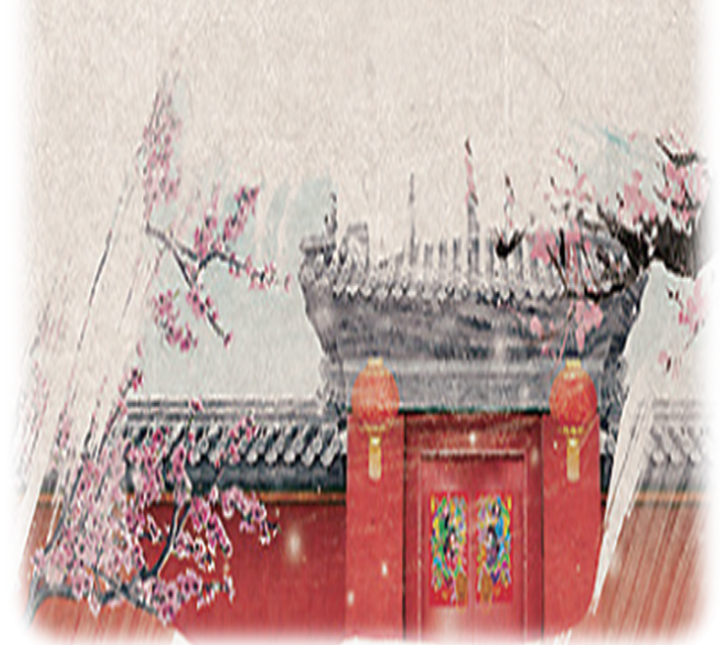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家里穷,平日常,豆腐也不是想吃就能吃的,能不起,舍不得。过年了,肉面不多,鸡、鱼更是少得可怜。“过年出个豆腐。”每每父亲都是这样说。一个豆腐,让一家人的餐桌丰盛了不少。辣椒炒豆腐,白菜粉条豆腐汤,胡萝卜豆腐包子。那豆皮和豆渣,母亲也能用来给家人改善生活。豆皮泡软后刺上白菜帮子当馅、用地瓜面擀皮包菜团子。豆渣上锅蒸,算子上放上一个碗,一并蒸上葱花油盐,蒸熟后,将豆渣收进盆里,倒上葱花油盐一拌,既当干粮又当菜,挺不错。油炸豆腐丸子,耗油不多,却是一样很不错的炸货,过年了,每个人的汤碗里放上几个,汤的档次就高了一大截。

过年出个豆腐,母亲不忘留出三五斤,放在一个坛子里,将坛子放在火屋的热炕头上,捂好盖好,做臭豆腐。那是父亲一春的就菜。

本文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

回家

◎张峰



以前家里喂了一头黑牛,它力气大,脾气温顺,是我们家里的一分子。黑牛每天跟爹娘一起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爹娘总是很忙,很少陪我和弟弟。即使在家,他们也是喂牛喂猪,收拾农具,洗衣做饭,一刻不得闲。

记忆里,地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,每天傍晚,我和弟弟都会早早在村头桥边等爹娘从地里回来。我们望着远方,心不在焉地玩着泥巴。

看着别人家的黄牛拉着车,一个接一个从我们身边走过,就是没有我们家的黑牛。心里着急,爹娘怎么还不回来,又冷又饿。天快完全黑了,黄牛车走得稀稀拉拉了,才看见远远的,黑牛慢慢地拉着车回来了。黑牛慢慢地变大变大,走近走近。眼里委屈的泪水快要掉下来了。

迎着黑牛,我们爬上车,嗔怪道“你们怎么才回来啊?”娘说“可得干完了那点活啊,不要再在桥头等,掉在河里就麻烦了。”回到家,匆忙地做饭,收拾家务,睡觉。明天又是一样的忙碌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后来我离开家念书工作,每次知道我们回济阳,娘都会趴在二楼的窗户往外望。这些年她视力一直不好,但她依旧坚持等我和女儿。我不知道她在那里等了多久,只见她笑着向我们摆摆手,开开门,第一句话“你们怎么才回来啊?”

朋友用塔罗牌帮我占卜,有一项是最重要的人,翻过牌,老妇人牵着小女孩的手,走向远方。我像是被击中了软肋,泪水夺眶而下。

“对,我是妈妈的全部,女儿是我的未来”。爱让我们变得胆小怯懦又让我们变得无所畏惧,爱点亮了一盏灯,即使走得再远也记得家的方向,不管多晚到家,总会有人轻轻问一句“你怎么才回来呀?”

作者单位:山水集团

农历“腊八”刚过,我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邮件,这是我高中语文老师——朱红老师寄来的。打开邮件,一本印制精美的2018台历映入眼帘,朱老师编辑,书法家阎振堂题写历名,封面上有朱老师和9位社区居民在史家胡同工作站的合影,他们精神焕发,面带笑容,透着“我爱社区”的至诚,表达对每个接收或看到台历的朋友给予“狗年大吉”、“新年快乐”的热情祝福。

台历内容为朱老师所在社区近年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,精选照片27幅,每张台历页面以大红为底色,照片配上红梅和灯笼图案,显得格外喜庆大气。每张根据内容加上新颖别致的分标题,如“喜迎新春”、“一心为民”、“庭院劳模”、“翰墨情缘”、“笑迎来宾”等,很有专业范儿,简直是一部难得的艺术品。

一本台历激起我对老师的美好回忆,朱老师1967年11月从烟台师专(鲁东大学前身)毕业,分配到济阳四中任语文教员。我1971年进济阳四中,读高中二年,有幸成为朱老师的学生。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深刻而美好的,她和蔼可亲,工作任劳任怨,教学严谨认真,一丝不苟。讲课深入浅出,生动形象,同学们都爱听她讲课。朱老师在学校还负责过养猪场三年,养猪最多时大小猪近70头。一个女教师那种不怕苦和脏、拼命工作的精神感动了全校师生,先后被评为校五好职工、县先进工作者。

1975年3月老师调到临邑一中任语文教员,她教学经验越来越丰富,又严格要求,工作上精益求精,她以优异的教学成绩被评为县“三八”红旗手、县优秀教师。1982年9

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的语文教学深受学校师生赞誉。有一届学生她曾从初一一直教到高三。正当她狠下气力再好好送一届高中毕业生时,年近重病的公婆等待她来照顾。她不得不舍弃热爱的中学语文教学,于1987年7月一家四口调入北京。老师被安排在国家文物局机关党委。先后在党史办、党委办和纪委办工作。我们的朱老师是最棒的,她干一行爱一行,以她满腔的工作热情、认真负责的态度、语文教师的思想境界和学识能力,完全胜任党办负责人、纪委办主任和助理巡视员的职责,被评为文物局系统优秀共产党员,文化部、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。

1998年11月朱老师退休,但她退而不休,说自己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。她接受文化部机关党委的聘请,帮助整理文书档案,之后各司局都请她帮忙,一干就是3年半。2004年2月又到国家文物局主管的民间社团中国收藏家协会秘书处工作,先后任秘书处主任、副秘书长。在协会秘书处工作是紧张忙碌的,面对全国五千会员,每天接听电话,热情接待来协会会员,还组织全国民间收藏文化高层论坛等。为更好地为会员服务,填补自己文博专业的空白,她还自费攻读大学本科文物管理与鉴定专业三年,69岁毕业,她是年龄最大的学员,又是学习认真,成绩突出的优秀学员。

2013年春,70岁的朱老师全休。用她的话说“迎来人生的又一个春天”。她为提高诗歌写作水平,为练书法,走进社区。很快她就爱上社区,融进社区。北京善乐融长者

强睁开昏花的老眼,几行写在牛棚墙上的诗模模糊糊呈现在眼前:

块块荒田水和泥,深耕细作走东西。

老牛亦解韶光贵,不等扬鞭自奋蹄。

想当年,也就是刚施行生产责任制不久,这头牛就来到我家。刚来时才刚齐口,恰在少壮肥壮威武,

前膀宽大,后臀圆和,

驼峰高耸,肚大腰圆,

披一身紫金色外衣油光发亮,一块块腱子肉

就像用泥垛在身上,一抖动似乎就能流下来。而且活道相

当好,耕耕耙耙,拉车拉

碾样样都拾得起来放得下。春天,他拉起铁犁,吆

咩咩喘着粗气,翻起松软的土

堡,埋下希望的种子。夏天,顶着赤日炎炎,面朝黄土背朝

天,往返在绿院田间,耘锄

锄草,使草死苗旺土松软。秋

风起碧云天,抢收抢种时间紧任务重,只得昼夜不停连续

奋战。马累了长嘶,驴累了打滚,

只有牛默默无语任劳任怨,累得跌倒了喘

口粗气爬起来继续再干却无怨无悔,每过完一秋都跌掉几

斤膘。耕牛吃得是草,淌出来的是汗是血,累得是

筋骨,掉下来的是肉。真是“但得众生皆得饱,不辞羸病卧残阳”。牛的辛勤汗水凝结成金黄的谷穗,白花花

的棉花,一车车一担担源源不断地卖给国家,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,也换来了一把又一把的钞票,数钱数得我

都手酸。孩子的大学毕业证上,在城里买的房产证上,我的劳动模范奖章上,都留下老牛的汗迹斑斑。它是我家致富的大功臣,聚财的老财神。

我常疑心这头牛就是天上的金牛星,上天派它来发迹我家的,更对它特别疼爱。每天都精心的为它拌草拌料,也经常为它梳洗皮毛,捉牛虻灭牛虱,把牛棚打扫的干干

净净,夏天让它通风透气,冬天安上门窗避风寒。难怪有人讥笑俺这爱牛族们“关外的老婆关里的牛,关里人爱牛

就像爱老婆”。不管怎么说,对牛这样的有功之臣就应该爱戴与尊重,尽量给它们优惠的待遇。为此我也曾对牛发

过誓愿,即使它老到不能劳作了,我也要为它养老送终。

可事与愿违,我全家“农转非”后,土地被集体收回,举家就要

迁往城市去了,这牛是非卖掉不可了!最简单方法的就是

卖给屠宰场,价钱还高。可我怎能做冤死烹狗卸磨杀驴

的狠毒之人?要给它讨个活路,就得给它找个养茬。可如今铁牛顶替了耕牛,养耕牛的已寥如晨星。功夫不负有心

人,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一个爱牛知己。他姓牛属牛更爱牛,与牛也有不解之缘,他说只有赶着牛悠然地漫步在原

野上,才能真正体会到“秩秩斯干,幽幽南山”的田园情趣。他立志要把牛耕的技艺保留下来传承下去,让子子孙

孙永远铭记牛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立下

的汗牛功劳,让牛的精神永远发扬光大!要把这头牛当“活化石”养起来。这真是

命不该死有救星,我爽快地让他五百元钱成交。终于把牛从死亡线上解救了出来,使我心里宽慰了不少,可这

离别之情却越涌上心头难以自抑。我把我的劳模大红花给它戴上,把绶带给它披上,轻轻地给它梳理着皮毛,亲

切地和它叙说着离别之情……

牛大哥终于把它牵走了,我迷迷惘惘跌跌撞撞不知道是怎样把它送走的,只记得它撇着屁股不愿走,我拉着缰

绳不松手,牛大哥忍无可忍,强夺过缰绳忍痛地抽了它一

缰绳,它才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踱磨着,踱磨着,慢慢消失在

我模糊地视线里……作者住址:清华园

依依惜别耕牛情

◎柳天乐



这组小故事,不是民间传说,更不是什么神话,而是就张尔岐先生的某些诗文内容编写而成的。之所以要编写它,一来是为了纪念先生逝世三百四十周年,二来是想借此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先生,了解这位经学大师除治经之外,其生活、思想感情及政见等的情况,以多侧面地赏味先生的风采。至于此文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,那就只有请读者判卷了。

一、护鸟

张尔岐先生的住宅旁有几棵大树,树上有些鸟巢,有花喜鹊的,灰野鹊的,以及麻雀等的。仔细数数,这些鸟巢竟有十来个。鸟儿筑巢不容易啊!它们从远远近

近的地方,一口口地衔来树枝、杂草、羽毛和泥混等,横编竖织,精心筑成巢窠。有的鸟巢筑得还很讲究:有底有帮,有盖有门儿,既能遮风挡雨,又能御寒防晒,可算得上是安乐窝了。鸟儿们住在里边,生存繁育,有室有家,也自得其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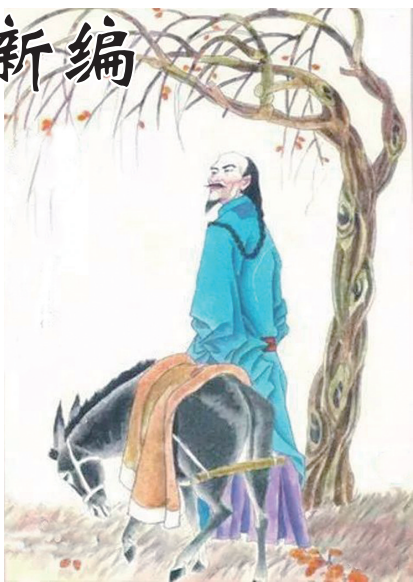
夏日炎炎,尔岐先生时常搬把座椅坐在树下,或读书或吟咏,乘凉消夏。这时候,树上鸟儿喳喳,欢腾雀跃;树下凉风习习,透人肌肤。人鸟相望,两情相悦,彼此惬意,好不快活。然而,先生也有不快不

忍之时,那就是鸟儿遭难之际。

鸟儿的天敌很多,诸如蛇、鼠、刺猬、黄鼠狼等虫兽,还有同类中的鹰隼等猛禽。这些虫兽猛禽,时时在窺伺并伺机侵害它们。一次,先生正在树下吟诵诗

文,忽听树上的麻雀吱吱惊叫,抬头望去,原是一条蛇钻入雀巢中吞食雀卵,有的雀卵掉在地上摔得稀烂。先生赶忙拿来竹竿,将蛇捅跑,可麻雀还在啾啾不止。还有一次,是一只凶鹰从喜鹊巢里攫取雏鹊,大喜鹊与它拼死相搏,结果不仅雏鹊被叨走,大喜鹊也被抓住飞向天空,此时先生也只有望天兴叹了!

先生两次目睹鸟雀惨遭荼毒,心中十分忧戚。当时的惨景时时萦绕于怀,挥之不去,惆怅不已。他想,鸟雀虽小,但也是生灵,也有生存的欲望与权力,然而它们是弱者,很难自己保护自己,只能期望并求助于外力。现在这些鸟雀栖居于我家的树上,与我们为邻为友,想必是对我们十分信赖,甘愿以性命和幼小相托,殷殷



求助。可是我们并未尽到朋友之情,地主之谊,岂不愧对这些哀苦无告的小生灵?

怎样保护这些鸟雀呢,先生想了又想。一天,他把几个少年子侄召到跟前,先是向他们讲说了爱护生灵、救助弱者的道理,然后与他们一起商讨保护鸟雀的办法。几个少年热情很高,一连忙了几天把事办妥了。他们先爬到树上,依托树杈树枝,给每个鸟巢编织上了一个大“笼子”,把鸟巢罩了起来。接着又砍来许多锐利的棘针,密密层层地捆绑在每棵树的树干上。这样,就使这些鸟巢上可以防止鹰隼猛禽的侵袭,下能够避免虫兽攀爬树上为害,完全可保鸟雀安全无虞了。如此,先生自是高兴愉快了,于是又如以往,搬把座椅在树下乘凉。当他回想了一番护鸟的举措后,就不由地吟咏出一首诗来。诗曰:

愧此乎雏者,相将来托兹。爱深少自定,顾影每先疑。肯距知难恃,朋侪俟尔为。

呼童重设险,使尔遂思私。

诗的含义是:我愧对这雏雏的鸟儿,它携带幼雏来此相托,它深爱幼子而放心不下,看自己就没能信心自保,知道嘴爪不足能御敌,朋辈们也无什么作为,叫童儿为鸟巢设险障,使鸟雀受到保护的恩惠。

这首小诗抒发了先生对这些柔弱异类的仁爱之情,陈述了护鸟的举措,有抒情有叙事,二者自然结合。

赏析:

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”(“敬爱自己的老人,推广到敬爱他人的老人;疼爱自己的孩子,推广到疼爱他人的孩子”)是作为“亚圣”的孟子倡导仁爱的名言。张尔岐先生更由爱人推广到爱异类,其仁爱之心可谓至广至大,先生真不愧为醇儒。且如以今日之目光来审视先生的护鸟之举,或可誉称之为注重生态环境的先驱了。(待续)

作者系县退休老干部